

城市 CITIES

约翰·里德 (John Reader) 著

郝笑丛 译

LAKE TEXCOCO

PROBABLE
AZTEC LAKESHORE

Chinamp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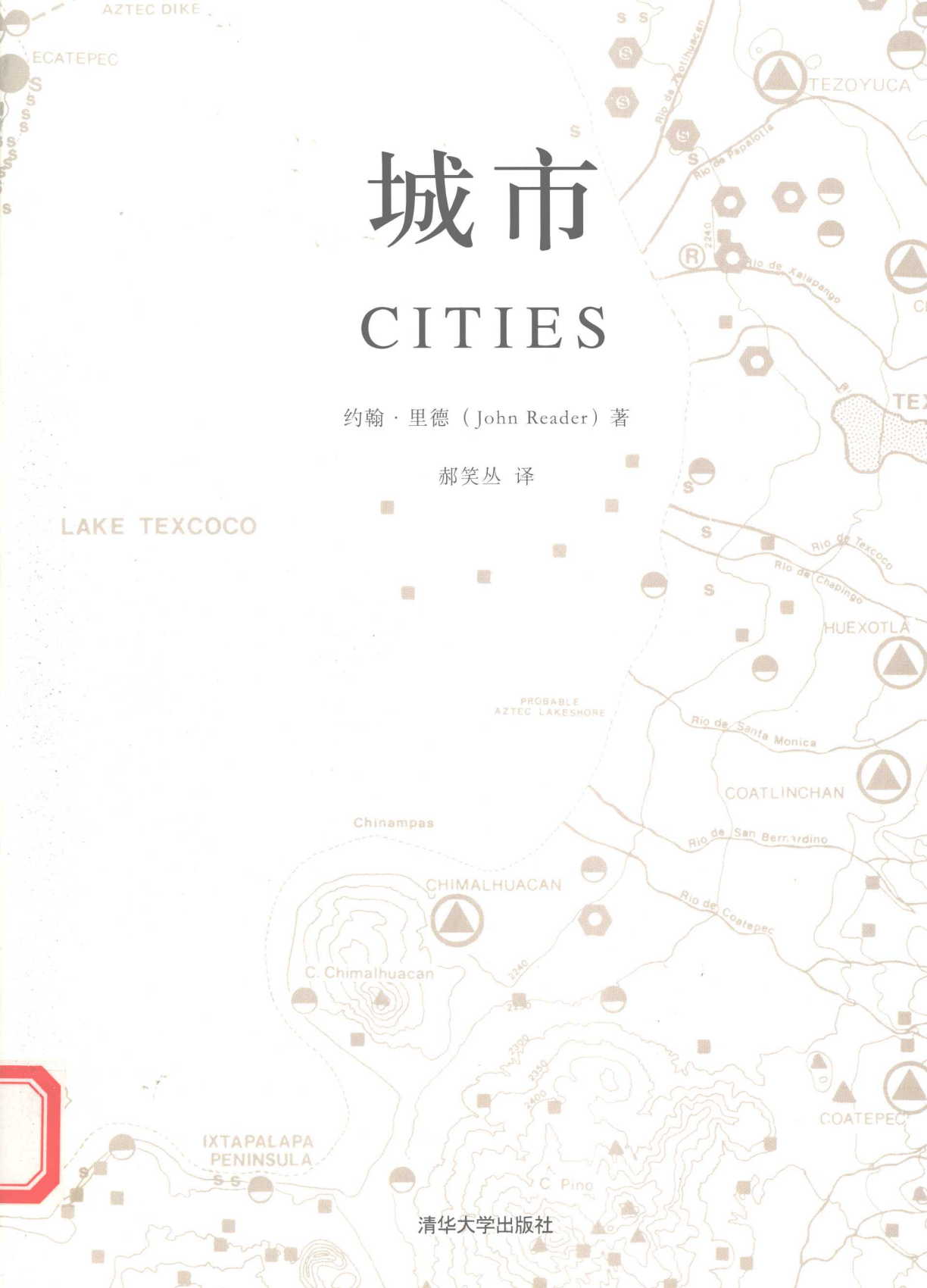
CHIMALHUACAN

C. Chimalhuacan

IXTAPALAPA
PENINSULA

C. Pino

清华大学出版社



城市

CITIES

约翰·里德 (John Reader) 著

郝笑丛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C9/2161
L350

CITIES

Copyright © John Reader, 2004

Original English edition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2004 by William Heinemann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7-204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 / (英) 约翰·里德 (Reader, J.) 著；郝笑丛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01

书名原文：Cities

ISBN 978-7-302-21623-0

I. 城… II. ①里…②郝… III. 城市史—研究 IV. K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0869号

责任编辑：徐颖 王悦怡

装帧设计：陆智昌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孟凡玉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com.cn>

社总机：010-62770175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地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编：100084

邮购：010-62786544

印装者：北京地大彩印厂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170×230

印张：24.75

字数：315千字

版次：2010年1月第1版

印次：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定价：69.00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7转3103 产品编号：022860-01

前 言

当今世界，有关城市的书真是不少。此类书籍，名目繁多，散布于各处的书店、图书馆和咖啡桌上。你可以从中挑出不少描写某个城市名胜古迹的书，都带有精美照片，并配以华丽的词藻；你也可以找到若干厚重严谨的学术著作，详细地阐述一个城市的历史和建筑，并且从作者的角度分析论述这个城市更值得深入研究的原因。还有许多旅游手册、散文游记、著名人物的评论，以及小说家的优美文笔和诗人的激情呼唤：

乔托的钟塔，

似佛罗伦萨的百合在石上绽放。

这是朗费罗（Longfellow）的诗。在许许多多对文艺复兴城市的热情讴歌之中，这只是撷取的一小片。伦敦？有特里·拉斯马森（Try Rasmussen）和阿克罗伊德（Ackroyd）的书。美国城市？看看雷普斯（Reps），尤其是里斯（Riis）的关于纽约的描写。美索不达米亚和早期的城市？那就应该读读亚当斯（Adams）和凡·德·米鲁普（Van de Mieroop）。中国的城市？有惠特利（Wheatley）、斯坦哈特（Steinhardt），当然不能忘了马可·波罗。在这些所有的著作当中，芒福德（Mumford）、万斯（Vance）和霍尔（Hall）的学识极其渊博，无人能比。工业革命时期，莫

里斯 (Morris) 提出了一个极有趣的城市形式，而科贝特 (Cobbett) 则入木三分地刻画了 19 世纪的工业城市对英国的影响。以上这些书，以及其他的书籍，都详细列在参考书目中。由此我们也会问到一個中肯的問題：既然已经有了如此之多的城市方面的书籍，为什么要让书架上再多个负担呢？对此，我更愿意认为这一本有所不同。本书与其他的作者一样，也由衷地称颂那些伟大城市的奇迹；对于失败的城市也怀有深深的痛惜之情；但是除此之外，它还在生态学和城市功能上探讨了城市的文脉关系，而这正是各个地区、各个时代的城市的普遍现象。

在这里，生态学是关键因素。四十年前，只是针对生物体及其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才涉及这个词，在相关研究领域之外，并不为人所知。而现在天天都会被提到，尽管有时用得并不准确。人们大多确信不疑，生态科学揭示的仅是被称作“自然”的世界之发展，因而对于城市，则是振振有辞的否定态度。在事物的进程中，任何人工制造的东西都是“非自然的”。这么说，没有一样比城市更不自然了。其实，一座城市就和一个白蚁土堆或者一道海狸水坝相同，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在城市里人们所遵从的生物学的生存原则（食物、性、安全庇护所），与生活在森林的猴子一样多。但是城乡二分法总是坚持认为，一个坏，一个好。我们总是能遇见这样的人，他们表示非常厌恶城市，只有定期回到乡村的第二居所，才能恢复身心的健康。他们的言辞和行为都在暗示，如果乡村的环境对人这么有益，那么城市一定是糟糕透了。

不久前的新闻提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正在资助一项预算为几百万美元的长期研究计划，主要针对两个城市进行研究：巴尔的摩和凤凰城。期望在城市环境的生态学领域获得更多解释和发现。这项研究提出，还有什么能比在城市中研究人类及其环境，有更多生态学的意义呢？确实如此，

尤其是城市一定会成为我们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现象。即使现在，城市作为生态实体，其行为方式已经在与环境相结合，影响着整个地球，以及全人类。

但是，这不是一本城市生态学的教科书。这是一本讲述城市故事的书，从其最早的出现，一直到今天，试着以生态学的视角来描述城市——它们如何生长、如何维持，以及它们与周围远近之关系的性质。沿着这个思路，书中选取了世界上有特殊意义的样本城市，重点阐述关键点：它们的需求和问题，以及它们获得的成就和失败。当然，书中重点描写了各色人物，因为这是城市的最主要分子。毕竟，城市没有我们人类就不复存在。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城市，我们能否存在？

致 谢

书稿终于完成了。堆积如山的报纸、书籍、笔记、参考、日记、电子邮件、信件，还有通讯录里大量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这一切都在提醒我，慷慨帮助这本书的人是如此之多——尤其是在书后参考书目里所列的著作的作者。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想到这一点，我很惭愧，并且深深地感激他们。谢谢你们。

我的研究，得到了各处慷慨热情的帮助。某些时候是上门打扰，停留几天，或者是一两个小时的交谈，也有的只是一个 E-mail，却给了我一些参考启发，否则也许我就忽略了。对这一切，我都十分感激。我要感谢：莱斯利·艾洛 (Leslie Aiello)、艾伦·伯科威茨 (Alan Berkowitz)、杰拉尔德·布洛姆耶 (Gerald Blomeyer)、克里斯蒂娜·波尔克 (Cristina Boelcke)、比尔·布朗 (Bill Brown)、鲍比·布朗 (Bobbie Brown)、西莫内塔·卡瓦西奥奇 (Simonetta Cavaciocchi)、哈维·克罗泽 (Harvey Croze)、乔治·邓肯和琼·邓肯 (George and June Duncan)、罗布·福利 (Rob Foley)、彼得·戈兹布里 (Peter Goldsbury)、约翰·格拉博夫斯基和黛安娜·格拉博夫斯基 (John and Diane Grabowski)、约尔格·哈斯佩尔 (Jörg Haspel)、彼得·霍索恩和杰茜·霍索恩 (Peter and Jessie Hawthorne)、安德鲁·希尔 (Andrew Hill)、伊恩·霍德 (Ian Hodder)、理查德·霍斯金 (Richard Hosking)、Fumio Ikuta、Norioki

Ishimaru、休·约翰和戴维·约翰 (Sue and David John)、休·琼斯和佩姬·琼斯 (Hugh and Peggy Jones)、凯西·霍姆伍德 (Kathy Homewood)、格尔德·科克 (Gerd Koch)、乌尔斯·科尔布伦纳 (Urs Kohlbrenner)、Hiroshi Kurose、马尔塔·拉尔 (Marta Lahr)、休伯特·马丁和黛安娜·马丁 (Hubert and Diana Martin)、Nomura Masato、尼尔·梅宾 (Neil Maybin)、萨莉·麦克布雷蒂 (Sally McBrearty)、罗德·麦金托什 (Rod McIntosh)、苏珊·基奇·麦金托什 (Susan Keech McIntosh)、Fumihisa Miyoshi、莫里斯 (A. E. J. Morris)、克劳斯·米申 (Klaus Müschen)、米尔科·诺瓦克 (Mirko Novak)、弗朗西斯·皮卡德 (Francis Pickard)、斯图尔德·皮克特 (Steward T. A. Pickett)、蒂姆·雷德福 (Tim Radford)、查尔斯·雷德曼 (Charles Redman)、约翰尼斯·伦格尔 (Johannes Renger)、阿西尼奥·罗德里格斯 (Arsenio Rodriguez)、艾伦·罗林 (Alan Rowlin)、Esho and Shoko Togashi、凯·伍兹 (Kay Woods)、丽塔·赖特 (Rita Wright)、Mayumi Yamane、Toshiro Yuasa, 以及伦敦大学图书馆、伦敦图书馆、米尔布鲁克生态学研究院 (the Institute of Ecosystem Studies, Millbrook)、普拉托的达蒂尼研究所 (the Istituto Datini, Prato) 的职员。

伯格利亚斯科 (Bogliasco) 基金会对于我的研究工作和最后成书, 给予极大的信任和支持, 在此, 我向基金会及其纽约和利吉里亚的工作人员郑重致谢。

我非常感谢出版商海涅曼 (Heinemann) 公司的拉维·默克达尼 (Ravi Mirchandani) 先生, 不仅仅是因为他挑选了卡罗琳·奈特 (Caroline Knight) 做本书的编辑。卡罗琳对本书的贡献是无价的, 当然还有艾米莉·斯威特 (Emily Sweet) 和马克·汉德斯利 (Mark Handsley), 也

致 谢

为此付出辛勤劳动。在 PFD 的帕特·卡瓦纳 (Pat Kavanagh) 和卡罗尔·麦克阿瑟 (Carol MacArthur)，也是从始至终地给我热情和坚定的支持。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还有值得赞赏的布里吉特 (Brigitte)，去日本做研究旅行的极佳伙伴艾利斯 (Alice)，以及马克 (Mark)，交谈中他给了我源源不断的灵感。我衷心感谢所有人。

目 录

前言 —— 7

致谢 —— 11

插图目录及图片版权 —— 14

- 1 第一印象 —— 1
- 2 如何开始的? —— 11
- 3 在哪儿开始? —— 29
- 4 共同的思路 —— 37
- 5 战争、希腊和罗马 —— 59
- 6 巨人的伟业逐渐倾圮 —— 79
- 7 以上帝之名谋取利益 —— 107
- 8 君主的首都和商人的城市 —— 125
- 9 通过怎样复杂的轮系 —— 147
- 10 城市发现了短缺 —— 167
- 11 数量的冲击 —— 185
- 12 建在水上的城市 —— 209
- 13 转向太阳 —— 223
- 14 永远的难题 —— 235

- 15 君主的伟绩 —— 253
- 16 追逐地平线 —— 271
- 17 “城市在这里，完善它” —— 287
- 18 变通的政治 —— 315
- 19 前景与机会 —— 327
- 20 沉重的脚步 —— 343

注释 —— 359

参考文献 —— 369

1

第一印象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典型产物，在这里展现了人类所有的成就和失败。公共建筑、纪念碑、档案馆以及公共机构就是我们的试金石，通过它们的检验，人类的文化遗产得以代代相传。我们塑造了城市，城市也塑造了我们。今天，地球上将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到 2030 年，这部分人口很可能达到三分之二。

我出生在伦敦，儿时有关城市的记忆，就是胖乎乎的阻碍飞机空袭的大气球，飘浮在由屋顶和烟囱帽儿构成的天际线上。半夜空袭来时，我们就急忙从房子里撤退到花园下面的掩蔽所。第二天早晨，街道上散落着小块的榴霰弹片，如果你起得早，还能捡到热的呢。在我成长的年代，城市正在重建，到处都是由梯子和脚手架包裹而成的迷人的格子，格子外还有上上下下、摇摇摆摆的吊桶和滑轮作装饰。在炸弹坑里生长着繁茂的醉鱼草，盛开的花儿吸引了许多的蝴蝶，有红将军、小个儿的和巨型的龟甲、

孔雀，以及更稀有的芡胥。我们用旧的细布帘做成的网兜来捕捉蝴蝶。一本通俗浅显的《如何做……》的书，教会我们如何把蝴蝶装进塞了一半月桂树碎叶的果酱罐里，把它们麻醉，然后怎样用大头针钉住其胸部，并用细条纹纸垫着展开翅膀，这样就可以很方便地收藏了。

我们常常在废弃的花园里摘树上的果子吃（有的花园并没有完全废弃——偷果子，我们自己都这么说），试着用忍冬生火，火柴可是用不怎么正当的手段得来的。我们从厨房偷拿土豆，刚烤到半熟就吃了。有几次，我们壮着胆子摸进炸毁的房子里，走下仅剩的几步台阶，进入那黑暗恐怖的地下室。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战后的伦敦就是一个冒险场，大人根本顾不过来。

大人们曾经开玩笑地说，当伦敦都弄完了就是一个极好的地方，但是我一直也没明白这有什么好笑的，觉得极有可能有那么一天，所有的房子都修好了盖完了，然后就是：伦敦，弄完了。尽管没有回忆起和这件事有关的任何想法，但我现在猜想，那时的有关完成的城市的想象，或多或少都和我所了解的伦敦差不多，只是稍稍整齐了一些。

那时，除了烧柴油的公共汽车，还有无轨电车、有轨电车，我们经常不买票，偷偷摸摸地蹭车。自行车则是提供了一个完全免费的，而且是更自由的方式，让我们在城市里四处游荡。我们就是喜欢探险，但也很快学会了如何避免使自行车轮陷进交叉处的电车轨道里，而且摔过一次之后，你再也不会忘了在雨天的巴勒大街上要小心骑车，街上铺的木板像玻璃一样滑。

伦敦的主要火车站都是巨大而肮脏的，就像蒸汽时代的大教堂，在里面，我们聚在一起，各种机车家族也集中在这里。滑铁卢车站、维多利亚、查理十字、帕丁顿、圣潘克拉斯、尤斯顿和利物浦街，在这些车站里，我

们从一个站台跑向另一个站台，而火车正缓缓停下，机车头嘶嘶鸣叫着，喷着烟雾和蒸汽。乘客们从区间车和快车的三等及头等车厢里纷纷涌出来，我们则好奇地盯着特等客车的包厢，里面的小桌灯映亮了车窗。

我们都曾经或是渴望拥有一套霍恩比 oo 轨距 (Hornby-oo) 的电动火车模型，一有机会，就会在起居室的地毯上趴上好几个小时，绕着家具，设计复杂的火车轨道路线。我不记得我们当中是否有人确实认真地想当一名火车司机，但是男孩子们通常都怀有这样的雄心壮志。的确，对于那些登上巨大的金箭和城堡火车头踏板的人，我们心怀极大的敬意。他们掌握着炉火和蒸汽，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戴着油腻腻的鸭舌帽，驾驶着由明亮的刷漆钢铁和晃眼的黄铜组成的华丽的创造物——飞翔的苏格兰人、大西洋海岸快车，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穿过大不列颠。当活塞开始运动时，一人多高的主动轮，在铁轨上颤抖和滑行，火车头像是在努力地喘气，就像《火车头汤玛仕》(*Thomas the Tank Engine*) 一样。这些机车带给我的回忆，现在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敬畏”。但是那时，怎么说呢，它们确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也只是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已。对于我们来说，它们的重要意义就是作为在书中罗列的数字的搬运者，运送如此之多的人。

烟雾是当时生活中另一个可怕的事实，而且更常见。在我的记忆中，那时人人都抽烟——在家和办公室里，在火车和公共汽车上，在咖啡馆和电影院里。整个国家（不只是铁路）都依靠煤炭而运行（尽管是用马车将煤送到家的）。黑烟从家家户户的烟囱里飘出来，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吨的煤在伦敦的壁炉、锅炉、煮饭的炉子里燃烧。从火车头、煤气厂、发电厂以及工厂的大烟囱里，不断地喷涌着滚滚浓烟和水蒸汽。在我们住的地方，烟雾中还混合着各种味道，一会儿是旺兹沃思大街上的杨氏酿酒厂的味儿，

一会儿又是巴特西蜡烛厂的夹杂着一股怪味的恶臭——这完全取决于当时的风向。

城里的建筑全都被煤烟熏染上了一层铜锈色，最为极端的是，原本白色石灰石的房屋，却让人觉得是用磨光黑色玄武岩建造的。大多数的冬天，有时冷空气层滞留在伦敦上空，迫使从烟囱里飘出的烟尘在低空徘徊，不久，混杂着硫黄味的烟尘、煤烟和水汽的淡绿色的雾，完全笼罩了城市，当厚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众所周知的黄色浓雾。这时你打开前门，一团团的浓雾就飘了进来，如果不关门的话，大有填满整个房间的危险。在那些能见度低于一码的天气里，要是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走丢了，几乎可以成为一件值得炫耀的事，你会夸张地说：“都伸手不见五指啦。”

每年冬天，黄色浓雾都会杀死好几百人。那些患有哮喘病的人，或是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吸入混合着有毒物质的空气，是相当危险的。“烟雾”（smog）作为新词被收入字典，用以定义这种英国城市里的对公共健康有极大威胁的情况（伦敦不是唯一受影响的城市，在所有工业城市里，情况一样糟糕）。公众普遍要求采取措施控制死亡人数，这迫使政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采取行动，提出了一系列的《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s）。

1956年的第一法案开始生效之前，我刚好离开伦敦，搬到南非开普敦，那里的气候主要是由来自西北大西洋方向的潮湿气流和来自东南印度洋方向的干燥气流交替主导，洗刷清洁着这个城市。以后，我又以内罗毕为基地住了若干年，在此期间，就我所知，伦敦已经开始改变了。

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稳步替代了煤炭，被作为城市的燃料能源，供给工厂、发电站和家庭使用。中央暖气系统的普遍应用，使得家庭中不再使用壁炉和烟囱。贫民窟被清除，得到开阔的郊区景观。当我1978年搬回

伦敦时，这个城市已经变成了一个干净的地方——以致受到鼓舞的房屋主，都主动擦洗掉了建筑表面的污染的黑色烟灰。烟雾和黄色浓雾已成为老人们在喝茶聊天时的回忆和感叹。伦敦就像获得了新生，尤其是在春天，梧桐的嫩叶在枝头轻舞，阳光灿烂。

在非洲生活和工作的这么多年中，我只有几次回访伦敦，这给我带来了十分有趣而又颇具价值但却是意外的收获——延迟了我初次访问欧洲其他一些大城市的时间，的确相当的晚，例如我第一次访问维也纳是 2001 年，2000 年在巴黎多待了一段时间，而威尼斯是 1997 年才第一次去。如果因为年轻时没有在欧洲大陆旅行而错过什么的话，我相信，无论那是什么，都会因为这双历练的老眼而得到了补偿。

“威尼斯，怎么说呢，从来都是超乎你的想象和期待，”我的一位朋友在得知我将要第一次去那儿时，这么说到。“无论你是第一次还是第十次，也不管你之前了解多少，做了多少准备，在离开时，你总能感觉到威尼斯仍然给了你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在这个浮夸成风的年代，是要时刻警惕着言过其实的情况，因此这话看来是不大可信了。可是另一方面，弗朗西斯对我无须进行不必要的夸大，并且也确实是他说得对。威尼斯确实超出我的期望，确实给了我特别的感受。这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想象以及阅读经验的回忆，也不是令人愉快的胶卷照片，要远多于此。我带着挑剔的问题离开威尼斯，那就是有关一个城市的身份地位，以及城市普遍的现象、职能和生态。为什么它们会存在于世？它们是怎样运行的？为什么有的城市比别的城市更有活力？

威尼斯是拥挤的、发臭的，有些地方显然是肮脏的，多数建筑看上去都快要倒塌瓦解了：碎屑纷纷掉下，沉浸在那黑暗的泻湖里。这里有宏伟的教堂和宫殿，有圣马可大教堂的四匹镀金青铜骏马，有众多的精美画廊

和哈里酒吧 (Harry's Bar)。威尼斯的历史在文学、绘画和音乐中有丰富的体现；这个城市唤起了加布里埃利 (Gabrieli)、蒙特威尔第 (Monteverdi) 和维瓦尔第 (Vivaldi) 的旋律在脑海中的回响；它以三维立体的形式表现了卡纳莱托 (Canaletto) 和特纳 (Turner) 的那些熟悉的画面，唤醒了对于莎士比亚、拜伦、亨利·詹姆斯以及托马斯·曼的相关记忆。

约翰·罗斯金 (John Ruskin)、查尔斯·狄更斯和马克·吐温以喜爱的笔触描绘过威尼斯，歌德和普鲁斯特在这个城市里流连；埃兹拉·庞德 (Ezra Pound) 一直在这里，在圣乔治马焦雷岛上的圣米歇尔公墓里长眠。宅邸和广场不好区分，蜿蜒的运河将二者时而连接时而打断，在此背景之上是维斯康蒂的《威尼斯之死》(*Death in Venice*) 的奢华场景，以及尼古拉斯·罗格 (Nicholas Roeg) 之《现在别看》(*Don't Look Now*) 中令人难忘的画面。甚至伍迪·艾伦也在这儿拍了一部电影，片中的他和朱丽亚·罗伯茨坐在大运河边的台阶上沉思。这里有许多舒适的旅馆、美味的餐厅、一个有效的水上交通系统，只要拿着导游书和地图，就可以简单愉快地在城市里徒步漫游。

城市问题专家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 (John Julius Norwich) 如此评论道：“威尼斯，相比较于欧洲的其他城市或任何一个地方，对于西方文明的贡献都是巨大的，远远大于它的地理规模。”¹

没有一座城市像威尼斯一样，即使是最偶然的到访者都不是对它一无所知。它的影响触及每一个体，深入人心——无论是沉浸于历史学术，还是欣赏音乐和艺术，或者仅仅是经常看电影、读报纸、吃威尼斯比萨、在一间名为“里亚多”或“利多”的咖啡馆喝杯咖啡，每个人都对威尼斯怀有个人的想法——不是太多的知识，而是一种潜意识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威尼斯深入人心，非其他城市能比。这意味着虽然去威尼斯的预期和去